

不要随便自称女汉子

女汉子的确好处多,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对于女人,尤其是美女,去女性化、中性化甚至男性化,能够大大降低被其他女人讨厌的几率。比如外号“春哥”的李宇春,听说她最近击败了贾斯汀·比伯,拿到欧洲音乐大奖“全球最佳艺人”奖项,足见相比于娘受的帅哥,女汉子化的美女更受欢迎。

但是前提是人家是美女,前提是人家看起来乖乖的,前提是人家看起来很正能量,前提是人家没有那么怪癖好。所以,伪女汉子们啊,你们的出位,你们的标新立异跟青春期的叛逆少女没啥区别。你以为是这叫个性,独立,自我,其实不过是一种寻找自我存在感的宽慰罢了。与其说你追求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不如说你依然还不懂得成长的自由都是相对的。未来有一天,当你恨恨地嫉妒着萌妹子们都有男朋友时,不妨先问问自己,自己这样的女汉子真的好吗?

人艰不拆,即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其实这些个道理谁都明白,只是一些局中之人不愿承认罢了。不过相比于这一种显而易见的伪女汉子,另外一类伪女汉子的欺骗性则更加隐蔽。她们身材高挑,面容娇好,收入不菲,品位新潮。高端,大气,上档次,已经不能再表现她们的外在形象了。高贵、冷艳、注孤终(注定孤独终生)这样带有恶毒意味的言语恐怕才能表达普罗大众对她们的美丽和嫉妒。她们就是自称女汉子的女神们。

事业成功的女神们往往有着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她们有着女人们嫉妒的外表,还有男人们羡慕的事业,挥洒之间,端出来的都是十足的派头。然而,这些人依然自称女汉子,这就让人很难理解了。

女神们通常为了显示自己与普罗大众的亲近感,会自比女汉子甚至女屌丝。可是,即便如此,女屌丝们也还是羞于与其为伍,因为女神们的架势虽然端得不错,只是太过于耀眼。同样都是加班,女汉子们苦逼地冲一杯速溶咖啡,而女神们则会优雅地喝一杯现磨蓝山;同样都是学习充电,女汉子们苦逼地穿梭在各路地铁中赶去新东方,而女神们的EMBA班里永远都不乏土豪金主。

大家都在努力,但是女神们的努力总让人看上去有些飘渺,遥不可及。因为真实的女汉子,她们的行为处处都透着一股真,而女神们的行为或多或少都会夹杂着一些矫情和炫耀。因为从攀比心理来考虑,人类尤其是女人特别愿意通过夸大某些东西来表达自我。

然而有个事实摆在眼前,无论你是男权主义者也好,女权主义者也罢,大家都得承认一个事实:尽管我们的女性朋友已经表现出锐不可当的姿态,但男性的主导地位依然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一个不可讳言的事实:不少女性的成功之路都需要借助男性的力量才能实现。而这其中所隐藏的暗语和公开的秘密自然不是那些渴望以女汉子自居的女性可以体察的。

正如国内某位自称为“爷”的女星,在事业顺风顺水之际,也开始高调地通过“爷”的旗号来彰显女汉子形象。事实上,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则,怎么上位,大家都有数。只是这种“女汉子正能量”的梗会蒙蔽更多无知少女的双眼,让一些单纯的妹子们以为只要坚定不移地走女汉子路线,就一定能够成为又一个“爷”。不容忽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

女汉子其实都是一种无奈的心态导致的结果。由于没有男朋友,煤气罐得自己搬,电脑得自己修,大姨妈来了得自己照顾自己。女汉子不该是某种具体的形象,也不该成为一种趋之若鹜的榜样。因为从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群居生活的根本好处就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通过互帮互助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相反,事事都非靠自己来做,并以此为荣,这与其说是幼稚,不如说愚蠢。

也正因为如此,女汉子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才被迫自我创造。印象深刻的是《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海清演的那个女同,因为无法生育小孩,只能通过代孕。这种方式且不讨论其是否符合伦理,但至少表明一点:女汉子们在面临无法解决的窘境时往往迸发出的智慧和力量才是最值得敬佩的。

所以,多数时候,女汉子再强大只是一种坚硬现实下的自嘲,斗不过白富美,比不过萌妹子,混不进主流审美。但破罐子破摔这种风格并不属于女汉子,她们自嘲又坚强,当得了如花,也扮得了雅典娜。女汉子不是真汉子,她们也可以美甲做头发,也可以减肥做瑜伽学插花,一切不妨碍她们从无数次的失败与泪水中再度爬起来。关键是,亲爹干爹都不姓李,只能一切靠自己。

你可以自己买火车票,但是如果你愿意帮忙,请不要拒绝;你可以自己修电脑,但如果有更懂行的,请联系他来帮忙;你可以追求男性一样的成功,只是当你成功时不要以为这是“女汉子基因”的功劳。有人说女神、萌妹子太娇情,其实随便自称女汉子同样也很娇情。

男性时代日渐式微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这档每周五晚在湖南卫视上映的真人秀亲子节目自10月首播以来收视率超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各路电视台的争相模仿。先不论5对明星父子的表现是否真实和有借鉴意义,但其反映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即父亲应该在孩子成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能触动许多爸爸,也引起社会学家的议论。不久前网上的一份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父亲教育缺失现象普遍。今年年初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与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师李文道合著了一本书《好好做父亲》,提出做好父亲是男人最有价值的投资。这不由让人想起孙云晓几年前的另一著作《拯救男孩》,在男孩危机突出的当下,如何拯救男孩,父亲教育更是不可或缺。

今年10月30日,成都一名10岁的男孩跳楼自杀,现场留下两句遗言:“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好几次都缩回来了。”据传事发前,男孩因在当天的朗诵比赛中讲小话被老师留下写检讨,老师曾说“检查写不到1000字就去跳楼”。这则新闻引发了各方的争议,从应试教育体制、老师管理水平、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家庭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质问当今的孩子和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屡屡被谈及,而解决之法寥寥。而男孩跳楼自杀事件指向的另一个问题是,“男孩危机”警钟长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4年前发布了一个“男孩危机”调查报告,指出在男孩成长与教育

中存在着学业危机、心理危机、体质危机和社会危机。在中国家长最为关注的学业方面,从小学到大学男孩学业全线告急,初中和小学阶段男生已经掉队了,原来男孩优势最明显的高中阶段也呈现颓势,2010年左右男生学业落后的现象已经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不难发现,在中国的中小校园,成绩最好、担任班干部、表现最活跃的多是女孩,与之相反,成绩差、调皮捣蛋、爱逃课、中途辍学的多是男孩。

不久前,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冯钢发布了一条颇有争议的微博:“昨天面试免试推荐的研究生,居然5女1男,性别比例失调,结果前三名还都是女的。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免推生就这样拿走了3个名额,正常考试的名额就只剩2个了,真为那些心走学术之路的考生担心啊。”微博引发了很多争议,有人指出这是性别歧视。暂且不论冯钢教授所说是否有性别歧视,但是他指出的这一现象不容忽视,在如今的大学体制下,注重考试成绩的方式与潜科学术的路径背道而驰,致使男生难以脱颖而出。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几年前在博客上也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男生在政治、英语上有劣势,总分常常败在女生手里。在以考试成绩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面前,男生的表现都不如女生。从2005年起,许多重点大学新入学的女生比例开始陆续超过男生,高考状元中女生的比例也直线上升,到2008年已达到63%。而在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大学生名单中,女生比例也远超男生。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9.从此便以筱文艳这个名字活跃在淮剧舞台上

例如,李玉花吐字清楚,“垛板”有创造性,观众说她唱得有“煞劲”。董桂英是唱“门弹词”出身的,年轻时在人家门口唱点折子戏,她润腔很好听,也有身段。董桂英不但教会了小喜子许多小调,诸如“蓝桥调”、“柳叶子调”、“高邮西北乡调”、“磨房调”等,还教了她《种大麦》这出戏。后来谢长钰来了,他原来是唱徽剧的,擅长演文武花旦兼须生,表演上很丰富。后来改唱淮剧,并且发展了“拉调”,当时很轰动,他教了小喜子《三堂会审》这出戏。韩雪梅是唱京剧的,教了小喜子《天女散花》中的舞双绸。

还有位艺人叫蒋艳琴,也是唱京剧的,不但戏唱得好,人也漂亮,非常叫座。蒋艳琴为了使自己的表演更成熟一些,就学昆曲,请了一位吹笛子的先生来教,她叫小喜子也跟着学。学会了就和她一起登台演出,唱《春香闹学》,她饰演主角春香,小喜子就演配角杜丽娘。有一回戏里缺老生,小喜子还顶上去演塾师陈最良。蒋艳琴的父亲叫蒋龙宝,是唱徽剧的,父女同班时,他们俩教会了她一出京剧《临江泽》。解放后,蒋艳琴不幸谢世,蒋龙宝失去女儿之后,就投奔筱文艳,吃住都在筱文艳家里,病了筱文艳为他求医,死了筱文艳为他送终,以报“一戏之恩”。

“无师之徒”筱文艳也曾拜过师傅。那是她十三岁的时候,有位专攻花旦、青衣、老生的老艺人苏维连,听到有人骂她是“无师之徒”,对她很同情,便说:“我就算是你的老师吧!”小喜子听了,又惊喜,但不免也有些踌躇,就吞吞吐吐地说:“我没钱办酒……”苏维连说:“我不要你办酒,你当众磕三个头吧!”

小喜子当着众人的面,给他磕了三个头,就算拜师了。苏维连当时四十几岁,为人很正派,肚量蛮宽,是位“硬里子货”,他教了小喜子一出《盘马弯弓》。当然,这次拜师收徒,只是一位正直的老艺人对一个苦孩子的同情而



已。不久,苏维连离开民乐园,小喜子仍然是“无师之徒”。

小喜子什么时候改叫筱文艳的呢?那是她十四岁那年。谢长钰的哥哥谢长和到民乐园来说戏。他见戏单上写的是“小喜子”三字,便对她说:“多难听啊!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小喜子心里想:“我有好听的名字,叫张士勤。”但是捧了刘家的碗,不能用了;吃了刘家的饭,也不敢用了。“谢谢爹爹!”小喜子问,“那我叫什么名字呀?”谢长和想了想说:“过去有个叫京戏的名角叫张文艳,你就叫筱(小)文艳吧!”

筱文艳,这个名字小喜子觉得蛮好听的,便同意了。

从此,小喜子便以筱文艳这个名字活跃在淮剧舞台上。筱文艳这三个字,开始为人们所熟知,渐渐地烙印在越来越多的淮剧观众的心里。

筱文艳唱戏的机会多了,在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她仍然“饥不择食”地向各种人学戏,她不问三六九等,能者便是师。有个专事龙套的演员,他有文化,能写幕表,见她选词不当,用字不准,就经常点拨她。别小看这一字一词的点拨,日积月累,就是丰厚的财富,就会提高自己的表演层次。还有一个负责大衣箱的师傅,他见多识广,肚里有些墨水,简直像后台“教父”,小喜子帮他叠衣服,他便告诉她,“喜子呀,十年考出一个秀才,十年考不出一个戏子呀”,“学艺要有真本领,一瓶不满半瓶摇”。有一次一个角儿在后台对跑龙套的演员发脾气,其实错不在龙套,小喜子吓得躲在一边。过后,师傅对她说,“喜子啊,你要记住。角儿虽大,脾气要好,角色不分大和小”,“一出戏四梁八柱,一个人不能把舞台顶起来”,“艺高眼睛不能长在头顶上”,“演头路、二路,三路都是‘合路子’”。

小喜子最难忘的是一句话,一句是“因功积德,远在儿女,近在自身”,另一句是“做个演员要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些金玉良言小喜子记了一辈子,实践了一辈子,她彻悟到戏品就是人品。作为一个演员,学好唱、念、做、打固然重要,但是戏德是永远摆在第一位的。

随着筱文艳在舞台上红起来,她在刘家的地位也多少有了些变化。

14.弟子想请师傅去日本

而且,而且,古子樱的语气急促起来,弟子老家到底有没有紫砂泥,只有天知道!弟子的爷爷临终时,曾经说过一句话,谁能把清国的造壶技术引进到常滑来,让常滑的陶土变成黄金,他就是常滑真正的英雄!所以,你就到古蜀街来捣糨糊了!袁朴生不由地重新打量着这位喋喋不休的徒弟。

古蜀街的方言词典里,“捣糨糊”是一种不负责任、胡搅的意思。而糨糊又是江湖的谐音,不好意思!古子樱朝袁朴生作了个揖,说:弟子先是到了上海,在一家汉语学校学习汉文,慢慢了解贵国的文化,有一次在一位学长那里喝茶,见到了一把紫砂壶,对,就是我以前跟您说过的把那把柱础壶,当时就被它的气度震撼了。当我知道它的作者,一个名叫袁朴生的壶师时,我心想,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拜他为师!老天真的待我不薄啊,我的愿望实现了。说到这里,古子樱扑通地跪下了,说:师傅,弟子想求您一件事!

袁朴生心头一热,把古子樱搀扶起来,说,有何事情,但说不妨。古子樱却固执地跪着,不肯起来,说:师傅,你若不答应我,我就这么跪着不起来了。接下来,古子樱说出一句让袁朴生意想不到的话:弟子想请师傅去日本,教弟子老家的人做壶。

田本鹤是古蜀街的人见到了都要叫一声田保长的。因一把紫砂壶,古蜀街的名气才撑得江湖一般大。虽然田保长并不谙制壶之道,但一点也不没有影响他玩壶与藏壶。四十七八岁,田本鹤当保长有些年头了。他家里藏了多少壶?有人说有一千把,还有人说,至少三千把。后来田保长出来说话了,说,田某又不是贩壶的,要那么多壶干吗?田保长的意思是,壶多没用,关键是名壶,玩着才有意思。给你一把破壶或烂壶,就是天天玩,能玩出名堂吗?据说田保长还有一个比喻,女人如壶,壶如女人;好壶得好养,好养出好女。这话有点绕,听懂的人,龇牙一笑;听不懂的笨阿哥,自己琢磨去吧。其实田保长除了茶壶和女人,还有一样放不下的东西,滩黄戏。他也是莫水蓉的戏迷,当然他不可能像袁朴生那样天天夜奔,一场不落地下地盯着看。但雪琴班的老板

常常私下里安排莫水蓉到田本鹤指定的地方去唱堂会。有几次,莫水蓉演唱的时候,就田本鹤一个观众。田本鹤这时才觉得,这个保长当得没有那么点意思。

古蜀街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才立一保长。田保长官不大,就比绿豆大那么一点。但田保长非常忙,但凡户口稽查、街巷巡更、弥息事端、田宅争辩、诉讼曲直,乃至命案审理、税粮完欠、客店盘查、印牌发放之类的大小事情,田保长都得管。田保长还兼着古蜀街民团的团练呢,民团管地方上的治安,古蜀街离太湖近,常有湖匪出没,田保长有时还得带着民团出击,这样田保长常常日夜操劳,自然是非常辛苦。但是田保长百忙中并没有忘记关心一下雪琴戏班。当然田保长精力有限,只能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戏班的台柱子莫水蓉身上。田保长是有家室的人。老婆罗绮玉,县衙门里,罗铁笔罗师爷的爱女,据说文武双全,能赋诗作画,还能打几路拳。有一次田保长不小心在外喝了花酒,回到家还撒酒疯呢,被个罗绮玉一顿拳脚,打得趴在床上歇了好几天。从此再不见田保长喝花酒了,就是私下里让莫水蓉唱堂会,占个便宜,也得瞒着老婆。如今,女儿月桂也十八了,据说也蛮厉害,活脱脱一个罗绮玉的翻版。

田保长最近心里烦,是因为那个叫袁朴生的壶师。居然他想要莫水蓉为妻。按理田保长本不该管那么多,谁跟谁结婚,那是人家自己的事。问题是那个袁朴生想娶的人,是雪琴班的台柱,而且莫水蓉还真有从嫁的意思。古蜀街上大概还没几个人知道,其实这雪琴班真正的老板,就是田保长。莫水蓉就是雪琴班的一棵摇钱树,怎么可能就让一个壶师娶了去呢?在田保长看来,莫水蓉就像一朵花,大家看看是可以的,但谁也不能伸手去摘。要摘,也只能由田保长来摘。

田保长心有些善,他不想伤害袁朴生。换了别人,早被他装入麻袋扔进蠡河里喂鱼了。袁朴生不一样,田保长除了喜欢听莫水蓉的戏,还喜欢玩袁朴生的壶呢。端着一把袁壶,看莫水蓉的戏,那才是人生的享受呢。于是他只能把那个死鬼汪猴子搬出来了。

国壶

徐风

